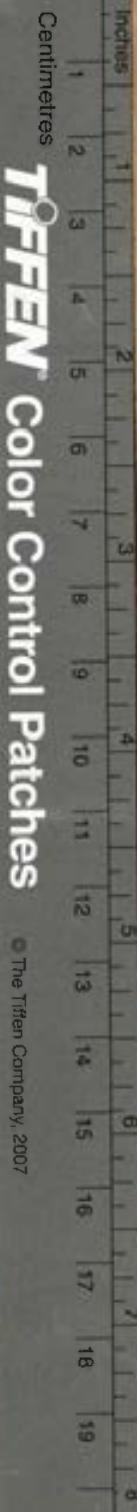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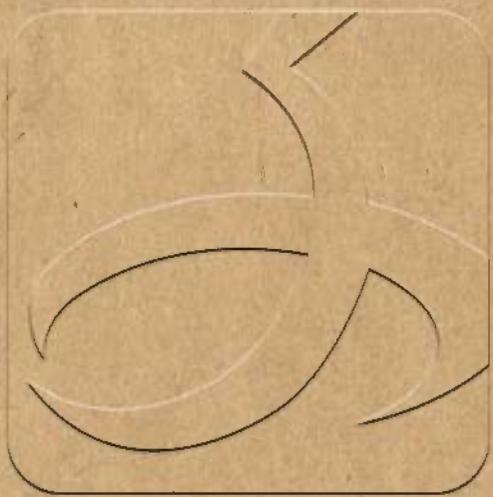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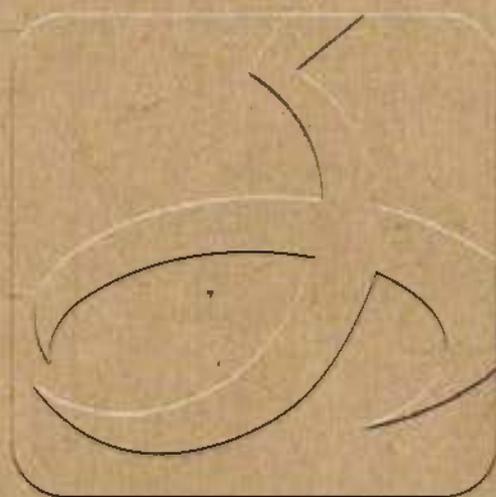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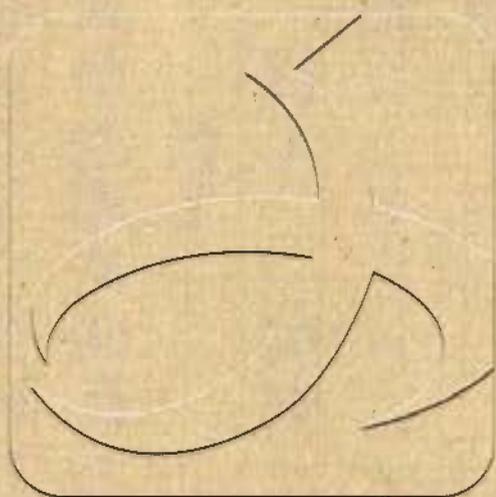


910  
7566  
:16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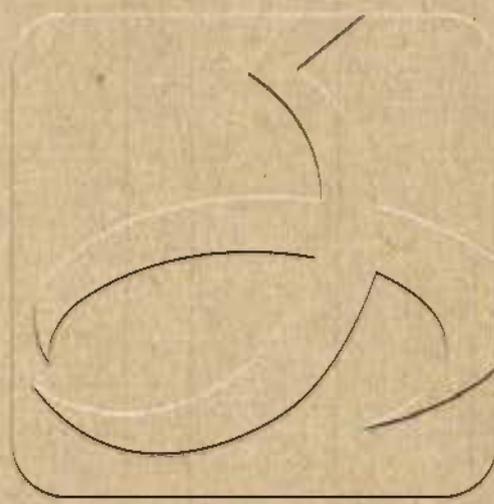
詩上

詩上

詩中

詩下

詩之道出於情性則渾而為一其義各有所宜則離而為六風雅頌者六義之體賦比興者六義之用體立於終始而用列乎其中猶之天地設位於上下易行乎其



中也周官以敏德孝行居三德三行之中繫辭以吉人  
躁人居六辭之中義協於此今夫根於德性之微足以  
風天下者風之義也出於法度之粗足以正天下者雅  
之義也出於功德之成足以告神明者頌之義也凡取  
彼所有而鋪陳之者賦之義也以水比體以魚比民之  
類者比之義也以黃鳥興后妃以燕燕興戴嬭之類者  
興之義也周官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  
之音自其理觀之謂之六義自其形於言謂之六詩其  
實一也蓋六德以中和爲首六律以黃鍾爲本則六詩  
本之情性中聲之所止也六德制之禮義中聲之所本

也六律稽之度數中聲之所寓也大師教中聲所止之  
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所道者中德所詠  
者中音然則樂有不爲中和之紀邪大司樂之於律同  
則以之大合樂而大師則合陰陽之聲而已於國子則  
教之樂德樂語樂舞而大師則教六詩而已是尊者其  
治大以詳卑者其治小以略嘗試論之古詩三千餘篇  
仲尼刪而存之者五百篇而已三百篇之義仲尼一言  
以蔽之者思無邪而已故絃而歌之皆足以動天地感  
鬼神矣奏清廟之什而祖考來格奏昊天之神而神祇  
昭答况美教化移風俗者乎世衰道微天子不採詩太

師不明變言不合雅頌奏不諧金石淫辭麗藻之唱盈於天下淪肌膚而浹骨髓矣真所謂空言者也又焉有所感格爲哉

詩中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爭鬪喜則詠歌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言形焉者也故歌之所詠在言不在志是以卷耳作而見后妃思賢之志泉水作而見衛女思歸之志鴟鴞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王撥亂之志著此詩所以言志也臯陶之賡歌所以永吾

歸美之言禹之九歌所以永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歌所以永吾用賢之言四牡之作歌所以永吾將母之言何人斯之好歌所以永吾惡讒之言此歌所以永言也楊子曰說志者莫辯乎詩傳曰詩以道志豈詩言志之意邪師乙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豈歌永言之意邪蓋詩仁言也歌仁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詩爲先歌次之合而言之絃歌詩頌同謂之德音也記曰詩言其志也歌永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以詩序求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者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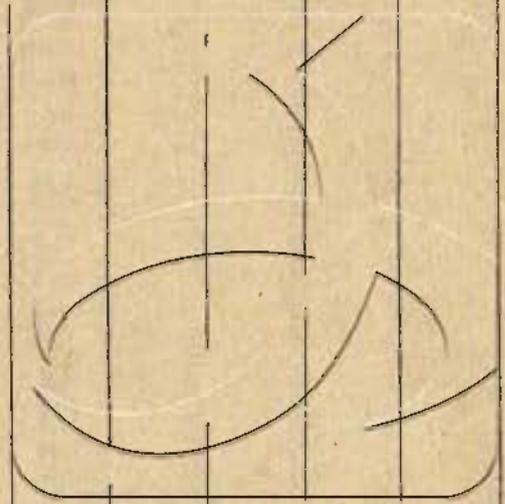
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者歌永其言也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舞動其容也此曰詩言志歌永言終之以八音克諧而不及舞何也曰古之舞者以八人爲佾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舞舉矣或永其言或詠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書述夔之所教而曰詩言志歌永言別而言之以辨異也周官述瞽矇之所掌而曰九德六詩之歌合而言之以統同也記曰絃歌詩頌瞽矇掌絃歌諷誦詩皆先歌後詩與書異又何也曰書先詩後歌者原歌之所始者自乎詩也二禮先歌後詩者序樂之所歌者不過詩而已

詩下

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絃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爲德音之樂邪周官大師掌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鼓琴瑟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此之謂也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靈臺所美又不過虛業維樅賁鼓維鏞矇矇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樂豈不原於德音邪且王季以一諸侯之微卒能比德文王而靡悔以王大邦受帝祉施孫子如此其盛者猶其德音故也魏文侯果能放溺而

好德則古樂之道是誠在我其成而上比雖文王亦我師也患不閑邪存誠以馴致之爾由是知子夏之於君夫豈以其不能而遂賊之邪子夏之於詩仲尼蓋嘗悅而進之不可謂不達其意矣始以猶其德音美王季之德中以肅雍和鳴頌成王之樂終又以誘民孔易勉之是子夏之於魏欲使是君爲成周之君是民爲成周之民彼其用心不亦仲尼欲爲東周意乎文侯誠能移溺音之好而好是德者內以和志外以成教則樂行而民嚮方天下皆寧矣豈特魏哉患不能平其好惡反周道之正而已然子路之於祭君子以爲知禮子夏之於魏君子以爲知樂至孔子論三王之禮帝舜之樂不以告回者語之夫豈以二子爲不知禮樂邪要之得禮樂以成德非苟知之亦允蹈而行之者惟回而已莊周亦謂回忘禮樂孰謂周也詭於聖人

樂書卷一百五十一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歌

歌上

歌上

歌中

歌下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爲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爲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諧則無一

樂書卷一百五十二  
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上  
下宜相勅戒之時也歌如之何而不作乎蓋君之於臣  
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首臣之於君有  
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肱在詩鹿鳴之下  
下天保之報上亦何以異此然臣之賡歌始之以元首  
明股肱良庶事康以明上之好要而下交時之所以之  
泰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以明上之好  
詳而不交時之所以之否也然則君臣聞之其不勸戒  
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過爲能而以能戒爲善雖虞  
舜之時尙爾况其他乎然王人道也故禹至於六府三

事允治戒之用休俾勿壞而已帝天道也舜至於獸舞  
尹諧而戒之以勅天之命惟時幾豈不宜哉昔齊景公  
之時作君臣相悅之樂不過於徵招角招則舜作君臣  
相戒之歌庸詎知非歌招乎舜作韶樂而歌之可也齊  
人之樂亦得謂之招者豈非以陳公子完奔齊而因有  
是樂乎不然孔子何以在齊聞韶有至於窮神知化而  
三月不知肉味爲哉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  
及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  
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歌者  
二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

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  
正進贊曰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  
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帝乃唱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  
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  
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  
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  
賢聖莫不咸聽鼗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已竭褰裳去  
之於時八風循道卿雲叢藂蟠龍儷信於其藏蛟龍躍  
踊於其淵龜龍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其言雖不  
經彼亦有所受之也

歌中

歌之所以爲樂上則揚之如抗下則抑之如隊曲則屈之  
如折止則立如藁木倨則折旋中矩句則周旋中鉤纍  
纍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周官大司樂宗廟奏九  
德之歌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記曰絃歌之  
頌此之謂德音者則詩言其志德音之所止也歌咏其  
聲德音之所形也蓋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  
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己而陳之直己則循理而無所詘  
不亦簡乎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不亦易乎易簡而天  
地之理得成位乎其中矣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

在易之坤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以靜息直以動顯  
故萬物直乎東則之動而已是直已者必動而動已者  
直在其中矣人之歌也與陰陽相爲流通物象相爲感  
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  
和動已而天下應焉其形和也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  
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  
感有感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乖斯和矣星辰各  
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勿  
育乎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  
日月之明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信乎歌之氣盛而化神  
固有如此者矣秦青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亦幾是歟師  
乙賤工也對子贛之問有及於此是知古之審聲以知  
音審音以知樂者豈特君子而已哉釋名曰人聲曰歌  
歌柯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近取諸  
身而爲人聲遠取諸物而如柯葉義或然也

歌下

人之受命於無莫不具五行之氣成形於有莫不備五  
行之聲氣異異聲聲異異歌歌異異宜此所以聲歌各  
有宜而宜定者不出所位也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  
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又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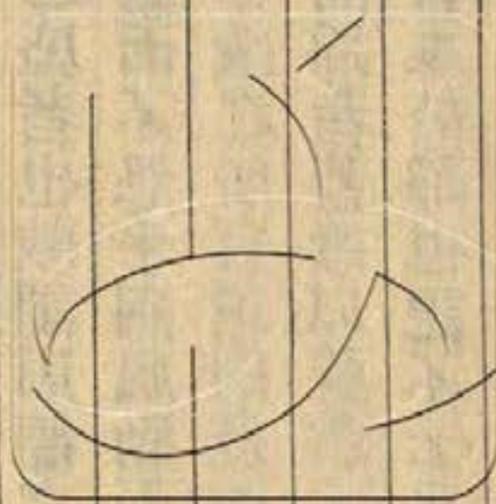
之強也君子居之是寬柔者君子之容德也靜正者君子之敬德也以仁存心而不失之寬柔仁德莫盛焉以禮存心而不失之靜正禮德莫盛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者也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正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有大大則崇化其體廣大嫌於離靜以卽動不可不鎮之以靜其用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不可不成之以信大雅德逮黎庶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小則川流其性恭儉以爲德其情好禮以爲行恭儉而知好禮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太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大陋小雅譏小己之

得失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頌之所以爲頌者雅積之也雅之所以爲雅者風積之也蓋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爲始論王道以正直爲終正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象曰直其正也正直則離靜以動不濟之以靜則其正不足以有守其直不足以有行矣不汙以爲廉而不以物累己不亢以爲謙而不以己絕物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矣正直而靜君子之德性也廉而謙君子之德行也風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

樂書卷一百五十二  
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昔季札觀周樂於魯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盛德之所同也非寬而靜柔而正者能之乎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文王之德也非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能之乎至於歌小雅則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其周德之衰乎歌周南召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歌豳則曰美哉蕩蕩乎然樂而不淫季札之論頌與大雅則是論小雅與風未容無失也小雅周之所以致逸樂之盛者也孰謂周德之衰乎關雎樂而不淫者也孰謂勤而不怨乎豳風勤而不怨者也孰謂樂而不淫乎然則歌之所宜頌則寬而靜大雅則廣大而靜風則正直而靜者蓋歌以聲爲主聲以靜爲本此歌風雅頌所以皆本於靜也記不云乎聲容靜

樂書卷一百五十二終



樂書卷一百五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歌

九德歌

五子歌

登歌上

登歌下

徹歌

歌射節上

歌射節下

九德歌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形容之邪然戒之用休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盡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於有成而無壞也始而戒之終而勸之與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太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之樂乎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焉竊意爲此與屈原爲楚南郢沅湘之俗作九歌之曲異矣

五子歌

古之作歌有爲父子而作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也有爲君臣而作帝庸作歌是也有爲兄弟而作五子之歌是也然南風之歌本於孝思帝庸之歌本於勅戒五子之歌本於敘怨其出於嗟歎之不足一也故其一欲敬父民也其二欲戒荒淫也其三戒其失道也其四戒其絕祀也其五閔其弗可悔也太康逸豫以失邦昆弟五人述大禹之戒如此非特舒怨一時而已亦所以儆萬世之爲人君者也五子之怨親親之小者也小弁之怨親親之大者也乃若凱風之不怨豈以其親之過

樂書卷一百五十三  
二  
小者邪

登歌上

道以無所因爲上以有所待爲下故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由是推之大祭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奏鼓棘堂下之樂也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爲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爲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有在乎奏鼓棘舜之作樂言拊詠於上言鼗鼓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如此而已蓋象形而上器形而下於下管言播樂器則登歌以咏其聲得不爲樂之象乎凡此雖瞽矇小師之職其師而令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爲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興有德此祭祀之樂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此大饗之樂也昔者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過使之施於周公廟而已是所以賜周公非所以賜魯也記禮者彼然而言之豈禮意哉梁武帝罷三朝登歌蓋不知此

登歌下

升歌鹿鳴所以示臣德也下管新宮所以示臣事也笙  
三成所以告成也遂合鄉樂所以告備也周禮舞師凡  
小祭祀不興舞則禮之輕者雖不舞可也故燕禮言若  
舞則勺而已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君  
燕其臣與四方之賓則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舞勺燕  
禮輕故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饗  
禮重故也古之燕禮言燕而已饗禮則謂之大焉書大  
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  
絃達越以韋爲鼓不以竽笙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  
人功烈德深也故欲其歌之也樂記之論升歌清廟王  
大饗而言則後世三朝大慶百辟具陳工升席以歌祖  
宗功德蓋所以使之不忘本也白虎通曰鳴球搏拊何  
鬼神貴清淨師鐸鏜也其言特王祭祀而已未爲通論  
也苟爲不然諸侯大饗兩君相見之樂亦胡爲升歌清  
廟邪

徹歌

儀禮有司徹卒養有同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  
如饋之設語曰以雍徹蓋大祭祀告利成之後有司徹  
室中饋饌禮之終也徹必歌雍樂之終也古之祭祀有

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食大饗之禮不入牲其他亦如之諸侯大饗之禮下管象武徹以振羽則王之大饗可知矣然小師下管上於擊應鼓非若大師播樂器合奏鼓鞀之爲備也小師登歌與大師同徹歌與大師異者豈以徹歌爲祭祀之末非大師所當親歟小師之於大師猶樂師之於大司樂大師及徹師學士而歌徹尊鼓也小師徹歌卑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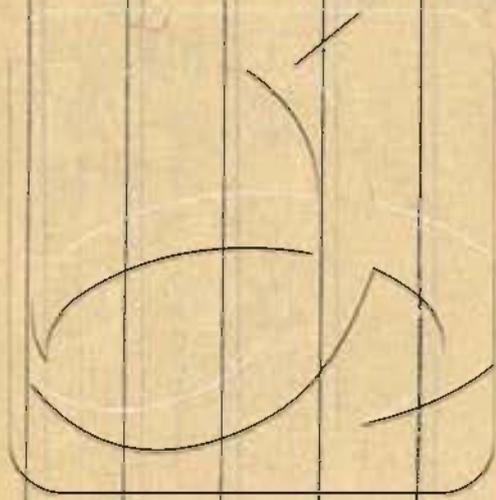
### 歌射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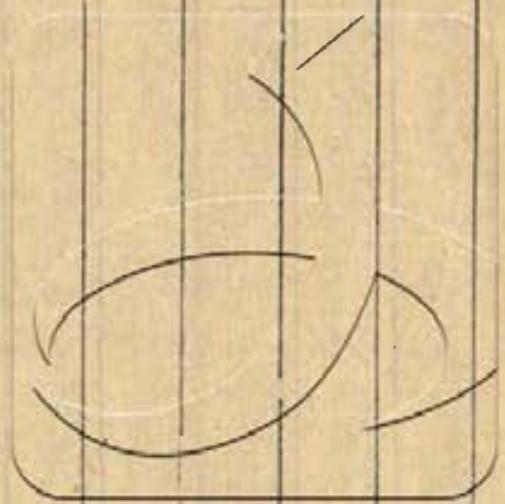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則王射而歌射節雖在瞽矇其帥而歌者實太師役之也大司樂大射合奏

騶虞大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射人以騶虞九節鐘師凡射王奏騶虞此言歌射節者射之有節卽度數之自然以制之而已射人以騶虞九節節之數也樂司以騶虞爲節節之用也奏騶虞在樂師而令之在大師樂歌之在瞽矇而帥之在大師以大令小而奏之以鐘鼓堂下之事也以太師小而歌之以人聲堂上之事也王之射事也以人聲歌騶虞堂下以鐘鼓奏之則其聲足以合奏可審而定和矣儀禮大射奏豕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又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歌奏備舉之意也

歌射節下

古者三耦及王人大夫射則有筭眾賓繼射則無筭有筭者歌騶虞無筭者歌采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與升歌笙入闕歌合樂三終者異矣古者每一耦射歌五終歌騶虞采蘋五終非主詩篇言之主射節而言故也周官射人大夫以三耦射樂以采蘋五節則此主鄉大夫射而言五終不亦宜乎鄉大夫歌采蘋可也王歌騶虞而大夫用之可乎曰大夫於天子爲尤卑士於諸侯爲尤卑士射以采蘋節則大夫射兼歌騶虞皆卑者不嫌抗尊之意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道寓於鄉如此則鄉大夫用王所奏之歌亦歌人寓教之微意也大夫雖歌騶虞不敢用王之九節五節而止不然不幾於僭乎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歌

工歌

卒歌

正歌

間歌上

間歌下

笙歌上

笙歌下

遂歌上

遂歌中

遂歌下

工歌 卒歌

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也四牡文王勞使臣之詩

也皇皇者華文王遣使臣之詩也嘉賓則賓之而弗臣使臣則亦賓於彼而已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以行禮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聖人制禮之意以王道寓之於鄉以君臣寓之於賓主故鄉飲酒之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雖文王之詩亦不害其用之於鄉也工歌樂之所以作也卒歌樂之所以闋也主人之於工有獻送之禮工之於主人有受爵之儀主人之於賓介有辭降之禮賓介之於主人有降之之儀其飲或拜或不拜其洗或辭或不辭蓋所以定尊卑之分也然則先瑟後歌者琴瑟以詠之意也

正歌

樂以人聲爲主故合樂亦謂之歌樂亦謂之歌樂貴不歌主人獻工左瑟一人拜受爵而餘不拜笙者一人拜盡階受爵餘不拜受以一人可以統眾故也主人爲太師洗而餘不洗以君所賜尊之也左瑟祭薦工則祭飲而已笙工則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言工又言眾工言笙又言眾笙者周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序官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上瞽所謂工也中瞽下瞽眾工也笙師凡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序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史胥徒不與焉則

中士所謂笙也下士以下所謂眾笙也

間歌上

服有正色間色律有正律間律歌有正歌間歌蓋法度  
修於下則陰陽和於上故歌魚麗而笙由庚繼之眾賢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歌南有嘉魚而笙崇丘繼之  
歌南山有臺而笙由儀繼之也工歌於堂上以貴自然  
之聲笙吹於堂下以導自然之氣一歌一吹而聲應相  
保以爲和非正歌也而已用之鄉人如此則用之邦國  
可知矣

間歌下

周南周公之所以化聖人之事王者之風也召南召公  
之所以教賢人之事諸侯之風也蓋王者之正始於家  
終於天下二南之詩爲之始而已王者之化至於法度  
彰禮樂著然後可以言成二南之詩爲之基而已今夫  
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后妃之德也葛覃則志在  
女功躬儉節用后妃之本也卷耳內有進賢之實外無  
干政之事后妃之志也乃合樂周南則一於后妃之事  
而已至於鵲巢則均一如鳴鳩夫人之德也采芣則致  
禮以奉祭祀夫人之職也采蘋則循法以共祭祀大夫  
妻之職也乃合樂召南則不一於夫人之事必兼大夫

妻之事而已此諸侯之樂所以殺於王者歟然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八則眾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八言笙則笙一人拜皆指其長者言之工則不興受爵笙則不升堂受爵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而已眾笙則不拜受爵而坐祭立飲者辨隆殺之義故也

笙歌下

舜琴歌南風有孝思之意存焉笙象物生於東方有生意存焉故孔子既祥五日則於去喪爲未遠其心不絕乎孝思猶未全於生意也雖彈琴矣而聲不成焉十日則於去喪爲遠而有全於生意故笙歌之聲成焉蓋制祥之日可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君子所以與人異彈之者禮之所不可廢也不成聲者仁之所不忍也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故彈琴而後成笙歌此言彈琴而後成歌儀禮鄉飲酒言授瑟而後成笙歌者蓋二十五絃之瑟比夫五絃之琴則琴小而瑟大矣或舉大以見小或舉小以見大其成笙歌一也

遂歌上

德音之謂樂咏聲之謂歌樂爲歌之實歌爲樂之文故記曰歌之爲言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

言之矢詩不多言之不足之謂也維以遂歌長言之謂也蓋歌之爲樂出於民性自然非可僞爲者也治民至此其治之至歟成王之治始乎公劉厚於民事急先務也終乎卷阿求賢用吉士急親賢也急先務則智急親賢則仁樂也者樂斯二者而已故召康公所以戒成王維以遂歌三篇終焉禹之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終之以戒之用休俾勿壞者其以此歟傳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召康公矢詩以歌之雖所以樂成王治道之成亦所以直己而陳德也與夫蘇公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者異矣春秋大夫無遂事而召康公遂歌何也曰無遂事禮也有遂歌樂也

遂歌中

燕歌鹿鳴之三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崇丘之三遂歌周南之三召南之三大射則歌鹿鳴管新宮而已以至於歡者其樂煩至於射者其樂簡故也燕則工歌之後笙奏之前爲大夫舉旅大射歌笙之後猶未旅至射卒乃爲大夫舉旅者以燕至於飲而大射至於射故也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蓋燕而以樂納賓則下管新宮不特歌笙間合而已

遂歌下

燕禮工歌笙入間歌合樂與鄉飲同其所異者特遂歌爾然則燕禮行君臣之義鄉飲明長幼之序在國則君臣在鄉則長幼其義一也樂之同也不亦宜乎

樂書卷一百五十四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歌

歌鐘

歌磬

歌琴

歌瑟

歌缶

凱歌

謳

謠

昔鄭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罍則鐘大而罍小矣唐徐景安樂儀歌鐘者亦編一十六枚同一龔虞凡合二八之聲郊祀設於壇上宗廟設於堂上皆居歌磬之東

樂書卷之五十五  
以節升歌之句其論歌鐘則是其言合二八之聲蔽於用四清故也

歌磬

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儀禮大射之儀頌磬位乎西階之西而面東以頌出於歌聲而聲出於西言之方故也唐之歌磬編縣十六同一龔虞合二八之聲郊祀設之壇上宗廟設之堂上皆次歌鐘之西節登歌之句非不合周之頌磬也然不知編縣之二八特鄭康成臆說非先王之制也

歌琴

夫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實自舜始也蓋南風生養之氣也琴夏至之音也舜以生養之德播夏至之音始也其親底豫而天下化終也其親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然則所謂琴音調而天下治豈不在茲歟然舜歌南風之詩不過咏父母生養之德達孝思之心以解憂而已豈特解民愠阜民財哉顏回援琴而歌豈亦得於此歟漢司馬相如之爲琴歌魏曹植之爲琴調其歌雖與古同其所以歌亦在去取之域矣

歌瑟

舜之作樂琴瑟以詠於堂上所以發德而貴人聲也然

則非特琴有歌而瑟亦有之矣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燕禮小臣  
左何瑟面鼓執越內絃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  
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琴瑟  
以詠之謂也漢慎夫人嘗鼓瑟高帝倚瑟而歌其亦得  
古人之遺歟

### 歌缶

在易離之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蓋陽爲實陰爲虛二爲中三爲過六二以陰居中則虛  
而善應缶之象也九三剛過而不中不鼓缶而歌之象  
也不鼓缶而歌則失時極甚矣其取大耋之凶不亦宜  
乎莊周鼓盆而歌後世有頌缶亦其類也

### 凱歌

周官樂師凡軍大獻教愷歌司馬法曰得意則樂所以  
示喜也樂記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蓋  
師之獻功謂之愷樂歌愷樂謂之凱歌則教愷歌者在  
樂師而遂倡之者在學士凡軍大獻而樂師預教愷歌  
遂使學士倡之則其大獻於社得無所待乎言愷歌不  
足以該樂言愷樂則歌在其中矣與鄉射奏翬虞又歌  
之其意一也求之載籍魏晉以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

戰功是歷代獻捷未嘗無愷歌矣唐太宗平東都破宋  
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

入都亦樂師凱歌之實也

唐會要曰大和中太常奏謹案凱樂鼓吹之歌曲然正觀

開元禮並無儀注今參酌古今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曰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禮樂用饒吹二部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燕陳列如南籥之式鼓吹合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俟行至太社及太廟工人下馬陳列於門外候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於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大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合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其奏事請奏禮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陣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部偃麾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旌門外立說然後引俘馘入獻及

稱賀如別儀

聖朝以之翊天威而鼓士勇信有謂乎

謳

孟子曰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又曰縣駒處於高唐善謳而變國俗荀子曰近者謳歌而樂之史記曰洎于髡見梁惠王會王有獻謳者博物志薛談學謳於秦青蓋謳為歌聲之別調歌為謳之總名故也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呂氏春秋曰齊皆謳歌而引管子豈亦有所傳聞然邪

謠

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故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謠也詩曰我歌且謠蓋歌生於嗟歎之不足而謠又生於歌之不足也豈謠者歌聲之遠聞歟列子有童謠之說史氏有莫愁善歌謠之辭亦本諸此

樂書卷一百五十五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歌

聖朝樂章

郊祀樂章

廟享樂章

諸祠樂章

聖朝樂章

先王之樂常作於功成之後功雖未成而樂未可作至於郊廟之祭歌詩之類亦不可一日廢於天下賢聖之

君有作得不以為急務而講之乎

我宋仗義龍興

大宗嗣承大統將以褒崇

太祖殊功遠業發揮

神翰作為郊祀昊天上帝四曲

真宗繼序復闕廟饗二曲景靈宮酌獻十一曲辭意與

造化侔工文藻與雲漢爭麗真所謂

聖作

明述超絕古今者也然猶以謂有天下者祭百神豈余一人發越所能該徧哉必資天下英偉豪特道文麗藻

之士儲思摘詞共與成之而已爰命竇儼呂夷簡陶穀

王隨宋綬諸臣之屬並得承

睿詔被

休光參預

聖製之末以就一代樂章之躋顧不盛哉是故景安廣

安彰安之類

我太宗製也真安靈安慶安之類

我真宗製也乾安之類呂夷簡為之也初安之類宋綬

為之也大明之類李維為之也采茨之類竇儼為之也

以至高安靜安凝安同安明安成安綬安之類皆諸臣

所作蓋亦不可僂指其間雄文巨筆蓋有足以形容  
祖宗勳德合乎成周雅頌之音者固不少矣誠因斯時  
聖詔宗工名儒校讎刪定使與

祖宗聖制並列諸

宋雅

宋頌被筦弦藏樂府垂後世而詔無窮不亦千載一時  
甚盛之舉歟臣是敢論次件之左方以侍  
上之制作焉

郊祀樂章

聖朝郊祀昊天上帝凡二十三曲冬至圓丘

太祖配坐二曲

太宗配坐二曲孟夏雩祀

太宗配坐二曲祀感生帝十曲

宣祖配奠幣二曲明堂二十四曲祭皇地祇七曲

太祖配奠幣二曲祀青帝四曲祀赤帝四曲祀白帝四

曲祀黑帝四曲祭神明地祇七曲

太宗配奠幣二曲臣嘗論易至於豫之象先王以作樂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作樂以薦上帝用祖考同

配惟商人爲然至周則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

祖宗之朝郊祀之禮並以

祖宗同配循商制也

神宗皇帝始行嚴父之禮而不以

祖宗同配循周制也孔子曰吾從周臣竊有取焉

廟享樂章

聖朝享太廟三十八曲奉安十四曲諸室之樂

僖祖皇帝用大善奏大基之曲

順祖皇帝用大寧奏大祚之曲

翼祖皇帝用大順奏大熙之曲

宣祖皇帝用大慶奏大光之曲

太祖皇帝用大定奏大統之曲

太宗皇帝用大盛奏大昌之曲

眞宗皇帝用大明奏大治之曲

仁宗皇帝用大仁奏大仁之曲

英宗皇帝用大英奏大英之曲

神宗皇帝用大神奏大神之曲

哲宗皇帝用大成奏大成之曲凡

皇帝親行祫享宮架迎神奏懷安之曲詣罍洗位解劍

位及升殿登歌並奏肅安之曲遍室奠瓚登歌奏顧安

降殿登歌及歸版位復奏肅安焉

諸后室酌獻之曲

孝惠王后用惠安

孝明皇后用奉安

孝章皇后用懿安

俶德皇后用嘉安

懿德皇后用順安

明德皇后用嘉安

元德皇后用嘉安

莊獻明肅皇后用達安

莊懿皇后用報安

明肅皇后用翼安以至

章懿皇后

慈聖光獻皇后

宣仁聖烈皇后

欽聖憲肅皇后

欽慈皇后其用舞曲各隨

帝室亦可知矣至於景靈宮酌獻及奉安

聖像之曲酌獻

玉皇

聖祖

太祖

太宗及飲福並用慶安亞獻終獻並用冲安

太廟吉饗三曲

太祖

太宗加上尊諡及

六室加諡並用顯安

元德皇后升祔一曲

莊獻明肅皇后躬謝

太廟十五曲臣竊觀

聖朝祖宗宮廟之樂聲歌之名雖應時而造有所不同

至於加諡升祔躬謝之曲靡不畢錄並載庶幾

聖朝制作得以攷正焉臣聞古者作樂夏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  
堂下之樂也堂上以詠則以歌爲主所謂聲依永也堂  
下以間則以管爲主所謂律和聲也古所謂登歌下管  
不過如此

今太常樂堂上以聲依永爲主而登歌不過四人堂下  
以律和聲爲主而下管未嘗設焉抑又堂下歌者反眾  
於堂上甚失先王立樂之深意也

聖朝之樂凡施於廟朝誠使堂下歌者並坐於堂上而

比竹之管復設於堂下則堂下之樂以律爲主以和聲  
眾樂爲賓而協律庶幾古人之制不泯於後世矣臣嘗  
觀方今作樂堂上歌工止於四人然考之儀禮鄉飲酒  
鄉射之樂歌工四人而止鄉大夫之制非天子之禮也  
夫以天子之尊下從卿大夫之制甚非所以崇德報功  
之意也竊稽漢高帝之時去三代未遠尙設歌童百二  
十人宜得近古之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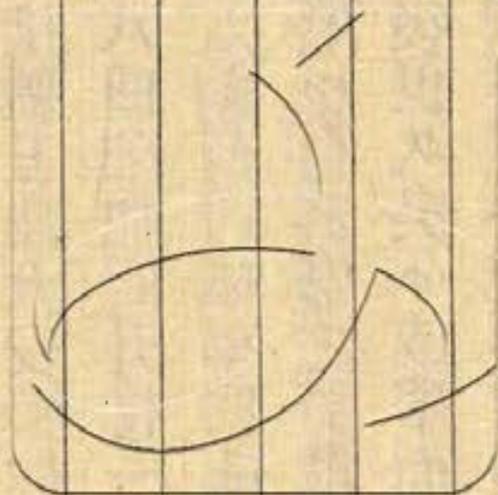
聖朝誠倣而行之真曠世甚盛之舉歟

諸祠樂章

聖朝諸祠朝日三曲夕月三曲祀汾陰十四曲祀后土

廟二曲祭太社太稷五曲蜡百神三曲祭九宮貴神五  
曲封禪十四曲東封射謝一曲享先農二十二曲釋奠  
文宣王六曲釋奠武成王六曲朝謁太清宮九曲玉清  
昭應宮至聖號五曲大安殿朔五嶽帝號一曲五嶽加  
帝號祭吉八曲郊祀回升樓一曲籍田回升樓一曲天  
書六曲諸大祠有司攝事四曲臣嘗謂先王之祭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汾陰之祭舉於漢  
武而廢於後世久矣今或舉而行之無乃舉其所廢歟  
然嘗觀真宗祥符中親事宗廟登歌始作間外嚴謹然  
因 詔當郊廟行禮權止嚴警使禮畢復作遂爲永制

誠萬世之舉也



樂書卷一百五十六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歌

曲調上

曲調上

曲調下

歌樂

古者造詩絃歌以合金石故正聲疏質長言雅真遺音  
 雖謝而三百篇之義存焉是詩之與樂更為表裏者也  
 降周迄漢聲詩湮沒雖有吳楚趙代之謳閭閻阡陌之

謠然具施於當世猶有詩人離騷餘風至於鼓吹雜詩  
詠歌戰陳之事而古風遺調自是彫矣由魏抵隋上下  
數百年間偏方互據析爲南北郊廟之外民謠雜出非  
哀思淫靡之音則離析怨曠之曲也故江左雖衰而章  
曲可傳聲西曲是也代北少文而聲辭無述代歌國伎  
是也隋唐混一區宇四方之音悉歸太樂然制度不立  
新聲日滋清樂盡於開元之初十部忘於僖昭之末流  
及五季惟謙樂飲曲存焉

聖朝承末流之弊雅俗二部惟聲指相授案文索譜皆  
所亡逸抑何甚歟

太宗初在藩邸作宇宙荷皇恩降聖萬年春二曲以述  
太祖德業之盛逮其卽位悉收河東之地造平晉普天  
之樂明年復作萬國朝天樂二曲宴饗用焉

眞宗祥符中更造二曲以協鐘石朝天樂爲大和之舞  
平晉樂爲大定之舞編之雅樂以施郊廟焉惟

太宗洞曉音樂出自天性造大小曲數百以爲宴私常  
御優柔闡緩眞治世之音也以薦郊廟以和黔黎豈不  
盛哉臣竊嘗推後世音曲之變其異有三古者樂章或  
以諷諫或導情性情寫於聲要非虛發晉宋而下諸儒  
術采並擬樂府作爲華辭本非協律由是詩樂分爲二

塗其間失傳謬述去本逾遠此一異也古者樂曲辭句有常或三言四言以制宜或五言九言以投節故含章締思彬彬可述辭少聲則虛聲以足曲如相和歌中有伊夷吾邪之類為不少矣唐末俗樂盛傳民間然篇無定句句無定字又間以優雜荒豔之文闕巷諧隱之事非如莫愁子夜尙得論次者也故自唐而後止於五代百民所記但誌其名無復記辭以其意衰言慢無取苟耳此二異也古者大曲咸有辭解前豔後趨多至百言今之大曲以譜字記其聲折慢疊既多尾徧又促不可以辭配焉此三異也

聖朝樂府之盛歌工樂吏多出市廛畎畝規避大役素不知樂者為之至於曲調抑又沿襲胡俗之舊未純乎中正之雅其欲聲調而四時和奏發而萬類應亦已難矣誠革三異之失去胡俗之調一要宿乎雅頌之音以寫太平以昭極功臣將見鳳儀獸舞不特有虞氏之世矣

今樂府正宮十曲一陽生二玉體寒三念遂功四玉如意五瓊樹伎六鷓鴣衰七塞鴻飛八漏丁下九息聲鼓十勸流霞南呂宮十一曲一仙盤露二水盤果三芙蓉園四林下風五風雨調六開月恍七鳳來賓八落梁塵九望陽臺十慶年豐十一青驄馬中呂宮十三曲一上林春二春波綠三百花林四壽无疆五萬年春六擊珊瑚七柳垂絲八醉紅樓九折紅杏十御園花十一花下游十二遊春歸十三千株柳仙呂宮九曲一折紅渠二鵲填河三紫蘭香四喜堯時五猗蘭殿六步謠階七千秋樂八百和香九佩珊瑚黃鍾宮十一曲一菊

花杯二翠幙新三四寒清四滿簾霜五畫屏風六折菜  
 黃七望秋雲八花中鶴九賜征袍十望回戈十一秋稼  
 成十二汎金英高宮九曲一喜順成二安邊塞三獵騎  
 沈四游兔閣五錦步幃六博山鑪七暖寒杯八雪紛紛  
 九時春來道調宮九曲一會夔龍二汎仙杯三披雲襟  
 四孔雀扇五百尺樓六金樽滿七奏明庭八拾落花九  
 聲聲好越調八曲一翡翠雕二玉照臺三香旂旋四紅  
 樓夜五朱頂鶴六得賢臣七蘭堂燭八金鑄流雙調十  
 六曲一宴瓊林二汎龍舟三汀洲綠四登高樓五麥隴  
 雉六柳如煙七楊花飛八玉澤新九玳瑁簪十玉階曉  
 十一喜清和十二人歡樂十三征戍回十四一院香十  
 五一片雲十六千萬年小石調七曲一滿庭香二七寶  
 冠三玉瑤杯四辟塵犀五喜新晴六慶雲飛七太平時  
 林鍾商十曲一秋採蘭二紫絲囊三留征騎四塞鴻度  
 五回紇朝六汀洲雁七風入松八蓼花紅九曳珠佩十  
 遵渚鴻歌指調九曲一榆塞清二聽秋風三紫玉簫四  
 碧池魚五鶴盤旋六湛思新七聽秋蟬八月中秋歸九干  
 家月高大石調九曲一花下宴二甘雨足三畫鞦韆四  
 爽竹桃五舉露桃六鶯初來七踏青回八拋綉毬九澄  
 火雨大石調八曲一賀元正二待花開三採紅蘭四出

谷鷺五游月宮六望回車七塞雲平八秉燭游小石角  
 九曲一月宮春二折仙枝三春日遲四綺筵春五登春  
 臺六紫桃花七一枝紅八喜春雨九汎春池雙角九曲  
 一鳳樓燈二九門開三落梅香四春水圻五萬年宴六  
 催花發七降眞香八迎新春九望蓬島高角九曲一日  
 南交二帝道昌三文風盛四琥珀杯五雪花飛六皂貂  
 裘七征馬嘶八射飛雁九雪飄銀大石角九曲一紅爐  
 火二採雲裘三慶成功四冬夜長五金鸚鵡六玉樓寒  
 七鳳戲雛八一爐香九雲中雁十紫桂叢六五色雲七  
 二卷珠箔三隨風簾四樹青葱五紫桂叢六五色雲七  
 玉樓宴八蘭堂鸞九千歲越角九曲一望明湖二華  
 池鷺三贈香囊四秋氣清五照秋池六曉風度七靖迷  
 塵八聞新雁九吟風蟬林鐘角九曲一慶時康二上林  
 果三畫簾垂四水晶簾五夏木繁六暑氣清七風中琴  
 八轉輕裾九清風來仙呂調十五曲一喜清和二菱荷  
 新三清世歡四玉鈎欄五金步搖六金鑿落七鸞引鸞  
 八草芊芊九步玉砌十整華裾十一海山青十二旋絮  
 縣十三風中帆十四青絲騎十五喜聞聲南呂宮調七  
 曲一春景麗二牡丹開三展芳茵四紅桃路五囀林鶯  
 六滿林花七風飛花仲呂調九曲一宴嘉賓二會羣仙

三集百祥四憑朱欄五香煙細六仙洞開七上馬杯八  
 拂長袂九羽觴飛高般涉調九曲一喜秋成二戲馬臺  
 三汎秋菊四玉殿樂五鶴鶴杯六玉芙蓉七偃干戈八  
 聽秋砧九秋雲飛般涉調十曲一玉樹花二望星斗三  
 金錢花四玉牕深五萬民康六瑤林風七隨陽雁八倒  
 金巖九雁來賓十春秋月黃鍾羽七曲一宴鄒枚二雲  
 中樹三燎金爐四湖底松五嶺頭梅六玉爐香七瑞雲  
 飛平調十曲一萬國朝二獻春盤三魚上冰四紅梅花  
 五洞中春六春雪飛七翻羅袖八落梅花九夜遊樂十  
 鬪春雞因舊曲造新聲者凡五十八曲正宮南呂宮道  
 調宮越調南呂調仙呂宮高宮小石調高大石調大石  
 調小石調小石角雙角高角大石角歇指角林鍾角高  
 般涉調黃鍾羽平調仲呂宮黃鍾宮雙調林鍾商歇指  
 調仙呂調仲呂調般涉調三臺十三曲正宮南呂宮道  
 調宮越調南呂調仲呂宮黃鍾宮雙調林鍾商歇指調  
 仙呂調仲呂調般涉調仲呂宮黃鍾宮雙調林鍾商歇指調  
 中措黃鍾宮攤破拋毬樂雙調醉花開雙調小重山雙  
 調洞中仙林鍾商望行宮林鍾商洞仙歌歇指調月宮  
 仙仙呂調戴仙花南呂調菩薩蠻鷓鴣南呂調望征人  
 般涉調嘉賓樂般涉調引駕回般涉調拜星月般涉調

曲調下

自唐以來雅樂均調法著旋宮一律五音相生二變起  
 自黃鍾為始循於中呂為終十二律總十二均音六十  
 聲成八十四調皆漢之京房晉之荀勗參定凡十二宮  
 調並是正宮七聲以歸一律其正宮聲之下更無濁音  
 故五音以宮為尊釋樂以之為重也十二商調調各下  
 有一聲亦以七音而同一律下之一聲謂宮商聲也十  
 二徵調調各下有三聲謂宮商角聲也十二羽調調各  
 下有四聲謂宮商角徵聲也自商至羽五聲備矣十二  
 變徵調聲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均音相類十二變宮

調聲居羽音之後清宮之前是謂四演其聲而成均律也俗樂之調有七宮七商七角七羽合二十八調而無徵調也故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是七宮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謂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是謂七商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小石角雙調角歇指角林鍾角是謂七角中呂調止平調高平調仙呂調般涉調高般涉調黃鍾羽是謂七羽凡此俗樂異名實胡部所呼也然執一器翻曲輪七調傳聲致宮徵相疎五聲不備是謂鄭衛之音類乎淫聲滔堙心耳矣迄於秦漢周陳二部混同眾樂無別隋文雖分爲雅俗亦未能去四清二變此其樂所以未全於中和之紀也

聖朝大樂太簇商胡部大石調也姑洗角胡部小石調也黃鍾徵胡部林鍾徵也南呂羽胡部般涉調也黃鍾宮胡部正宮調也變宮變角姑洗角亦胡部小石調也變宮黃鍾宮亦胡部正宮調也餘並有間聲其無間聲者唯正徵變徵而已亦可謂詳矣誠去四清二變與胡俗之調而作之庶乎先王之雅樂也古人有變宮變徵之說君子尙且非之况又有變角之說乎

歌樂

當春秋之時禮廢樂壞其已久矣中國之士知其情識其文深通其意而言之者曾不少概見况戎狄僻陋之域有能知而言之者君子且得不取之乎此吳公子札聘魯而觀周樂左氏所以備載而深美之也今夫先王之道莫急於樂樂之章莫備於風雅頌然風有正變之異體雅有小大之殊政頌兼商魯之異美其端有造乎情性之微其顯有該乎治道之大自非博聞多識通乎聖人之意者其孰能觀而知之耶大哉公子札之觀周樂也聞其歌有以達詩之旨見其舞有以知德之實自歌周南召南至於雅頌所謂聞其歌達詩之旨者也自見舞象箛南籥至於韶箛所謂見其舞知其德之實者也彼以邶鄘衛爲康叔武公之德唐有陶唐氏之遺氏乎王爲周之東秦爲周之舊齊則未可量其國魏則可以德輔其治陳則放蕩而難反檜則衰微而無譏至於頌則盛德所同而已非不善於聲歌也周南召南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孰謂勤而不怨乎幽風則勤而不惰儉而有節孰謂樂而不淫乎小雅非專刺幽厲之亂而文武成王之政實在焉孰謂周德之衰乎大雅有及於幽厲之失道而武王成王之德亦存焉孰謂止於文王之德乎彼以見舞大濩爲聖人之舞大夏爲勤而不德

舞韶箎則曰雖甚盛德蔑有加於此非不善於觀舞也  
然而文王知取之而民未悅則勿取之凡順天應人而  
已孰謂猶有所憾耶周之極盛在成康而武雖盡美而  
未盡善焉孰謂大武為周之盛乎以其時考之公子札  
之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胡部

歌

四夷歌

東夷

穢貊

馬韓

夫餘

新羅

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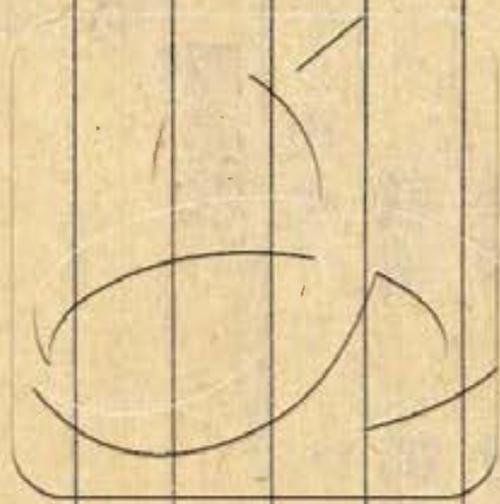
日本

勿吉

百濟

夷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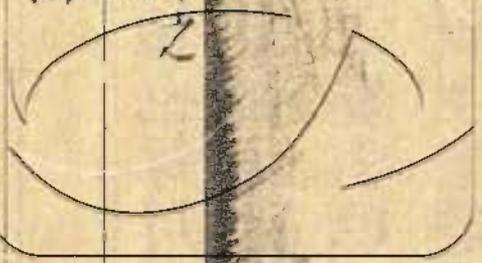
高麗



亦如之

琴形如筑擊之  
亦有音曲云

夫餘



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本濊地也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

漢順帝永和中其王來朝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

新羅

新羅國其先本辰韓種也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頒賚羣官八月十五日設樂令羣官射賞以馬布唐正觀中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鬢髮美色

太宗詔遣之真中原賢主盛德之舉也

倭國

倭國在韓東南大海中其王以天爲兄以月爲弟其俗好博奕握槊樗蒲之戲其樂有五絃琴笛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爲樂隋大業中嘗遣裴世清使其國其王設儀仗鼓角迎之

日本

日本國本倭奴國也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然夷人歌詞雖甚雕刻膚淺無足取焉

勿吉

勿吉國在高句麗之北舊肅慎國也隋開皇中遣使朝貢文帝厚勞而宴之率皆起舞曲折多門容其天性然也

百濟

百濟國之樂有鼓角筚篥箏箏箏箏箏箏之樂投壺圍碁樗蒲握槊弄珠之戲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大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并與文康禮畢而得之唐正觀中嘗滅百濟國盡得其樂至中宗時二人亡散開元中岐王範爲太常卿復奏置之其器有管笛挑皮箏篋箏箏其歌曲入般涉調唐英公將薛仁貴破其國得而進之也歌者有五種焉

夷洲

會稽海外有東鯤人析爲二十餘國而夷洲居一焉去臨海郡二千里其民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植於中庭如鼓以巨杵旁春之聲徹數里聞者馳赴會飲歌以犬嚙以相娛樂焉

高麗

漢武帝滅朝鮮以高麗爲縣屬元菟賜以鼓吹伎人其俗好羣聚爲倡樂祠鬼神社稷靈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至李唐時有品庫樂鄉樂之品其器有臥筚篥豎筚篥琵琶彈箏五絃笙簫橫笛小觿篋桃皮觿篋腰鼓齊鼓檐鼓銅鈸貝等十四種爲一部二十八人武

后時歌曲尙二十五章正元末惟能習一曲而已其衣服亦浸失其制矣傀儡并越調夷賓曲英公破高麗所進也

聖朝元豐間慕盛德徠臣求中國樂工教之今之樂大抵中國制也故中國使至嘗出家樂以侑酒焉

### 大宛

大宛國治貴山城多善馬馬汗血蓋其先天馬種也其馬有由角數寸或解人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觀馬如此其樂可知矣

### 焉耆

大食國  
可蘭國

焉耆國都員渠城其俗尙蒲桃酒兼喜音樂其鼓吹之詳莫得聞焉與夫大食種類斷飲酒禁音樂可蘭洛目不識五色耳不聞六律五聲異矣

### 吐蕃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在長安之西其種落不知節候以麥熟爲歲首圍碁亦博吹蠡鳴鼓以爲戲樂焉

### 乞寒

乞寒本西國外蕃康國之樂也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絃箏篴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然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禮曰

立秋之月行夏之令寒暑不節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  
休咎之應君臣之感也蓋君能謀事則時寒順之又何  
必効胡俗所爲哉唐作此戲張說嘗諫之曰韓宣適魯  
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借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  
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  
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  
寒潑胡未聞典故法殊魯禮義此齊優恐非干羽柔遠  
之義罽俎折衝之道至開元中果禁而斷之天下賢張  
說之諫健明皇之斷不然則中國而不夷之未之有也  
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中國之人  
習戎狄之事廢中國之禮尙且如此况襲戎狄之樂乎  
理均影響可不戒哉

于闐

于闐國南接土蕃西南抵葱嶺西北撫疏勒有三河皆  
出玉其源同出崑岡山十二月一日肆筵設席拍呼撥  
胡琴唱歌故隋代胡部舞曲亦有于闐佛曲焉  
聖朝開寶中有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疎勒  
國得舞象一欲以爲貢詔從之

西涼

符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之西故謂之西涼部樂其器有編鐘編磬琵琶五絃豎箏篋臥箏篋箏筑笙簫竽大小膚篋豎笛橫吹腰鼓齊鼓檐鼓銅鈸貝爲一部工二十七人其歌曲謂之涼州又謂之新涼州皆入婆陀調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等所進也唐坐立工部惟慶善樂獨用西涼故明皇嘗命紅桃歌涼州謂其詞貴妃所製豈貴妃製之知運進之邪涼州進新曲明皇命諸王於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明皇詢其故寧王曰夫曲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體卑商有餘則臣事僭臣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於斯曲也洎祿山南犯明皇西幸始知寧王善音而胡音適以亂華也可不戒哉

安國

安國之樂其器有箏篋琵琶五絃笛簫雙膚篋正鼓和鼓銅鈸歌簫小膚篋桃皮膚篋腰鼓齊鼓檐鼓貝等十四種爲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附莖單時歌芝栖舞曲有末奚舞芝栖解曲有居桓焉

疎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魏平馬氏及通西域

得其伎也

疎勒

疎勒之樂其器有豎箜篌琵琶五絃橫笛簫簞築答臘鼓腰鼓羯鼓提鼓雜婁鼓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兀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鹽曲蓋起自後平馮氏通西域也

樂工大皂絲布白頭巾袍錦衫標白絲布袴舞文白襖錦袖赤皮鞞赤皮帶曲調有昔昔監三臺監之類

康國

康國之樂其器有長笛正鼓和鼓銅鈸四種為一部工七人歌曲有二殿農和去舞曲有賀蘭鉢臯始末奚波地農慧鉢臯始前拔地慧地等四曲蓋自周閔帝聘北

狄女為后獲西戎伎樂也昔漢以公主和戎古人尚且譏之况聘狄女為后而反變於夷者乎臣嘗竊觀胡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詞劉禹錫為司馬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是能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禹錫以匹夫尚能如此况周閔以萬乘之尊曾匹夫之不若乎誠可怪爾

工人皂絲布頭巾緋布袍錦領

烏孫

烏孫在大宛東北與匈奴同俗最為強國漢妻以都江王女細君為公主公主悲愁因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

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窮廬為室兮氍毹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武帝聞而憐之其國音樂不可得而詳也

天竺

天竺國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亦謂之身毒國其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絃橫笛銅鼓毛負鼓都曇鼓銅鈸貝等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朝天曲蓋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譯來貢男伎者也其後國王子為沙門來遊又傳其方音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腸胃唐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津不令人中國亦一時英斷也

商調有大朝天小朝天

龜茲

龜茲乃回鶻別種也其國主自稱師子王其樂有豎箏篥琵琶五絃笙簫橫吹觱篥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提鼓雜婁鼓銅鈸等十五種為一部工十人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疎勒監蓋自呂光滅其國而得之也呂氏既亡其樂散失至後魏據有中原獲之故隋有西國龜茲之號凡三部唐奏安息樂以下雷大鼓用龜茲樂尤甚於開元之時是以曹婆羅門累代傳其素業大和初有米禾稼米萬槌近年有李百媚曹觸至孫妙達尤為北齊文宣所愛每彈常

自擊胡鼓和之及周武帝聘突厥女為后西域諸國皆  
來媵遂薦有龜茲疎勒康國安國之樂焉然周齊以萬  
乘之尊或屈聘羶胡之女或自鼓胡部之樂如此是中  
國而夷狄之天下幾何不胥而夷乎

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凡三部

也唐曲調有龜茲佛曲又普光佛舊名龜茲

### 高昌

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部之樂以備宴饗隋開皇中  
嘗來獻聖明樂曲至唐太宗朝伐其國盡得其樂焉其  
器有豎箏篪琵琶五絃笙笛簫箜篌毛員鼓都曇鼓答  
臘鼓腰鼓羯鼓雜婁鼓銅鈸貝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

十人焉

### 波斯

北史波斯國都宿利城國人號王曰醫曠五妃防步率  
其俗以六月為歲首至於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尤所  
崇重人庶以上交相命名設會作樂唐天寶中屢遣使  
來朝獻馬腦牀并毛繡舞筵焉

### 拂菻

拂菻國東至于闐西至邈黎南至大石北至黑海每歲  
蒲桃熟時造酒肆筵彈胡琴打偏鼓拍手鼓舞以樂焉

### 吐谷渾

吐谷渾廼慕容廆庶兄始去其國西附陰山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其樂器史傳所不傳也

鮮卑謂足為阿干

北狄

北狄之樂本馬上樂自漢以來總歸鼓吹部後魏樂府始有北歌史所謂貢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人晨夕歌之用隋代與西涼樂雜奏當時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而已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是也梁樂府鼓吹又有太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王太

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豈皆傳聞不同邪西涼節度蓋嘉運所進北庭伊州亦北歌之一也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正觀中詔貴昌以其聲教樂府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詞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豈非荀卿所謂節奏久而絕者乎

大遼

契丹匈奴之種也世居漢木之南本鮮卑之地君長姓大賀氏有八部其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隨之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焉

鮮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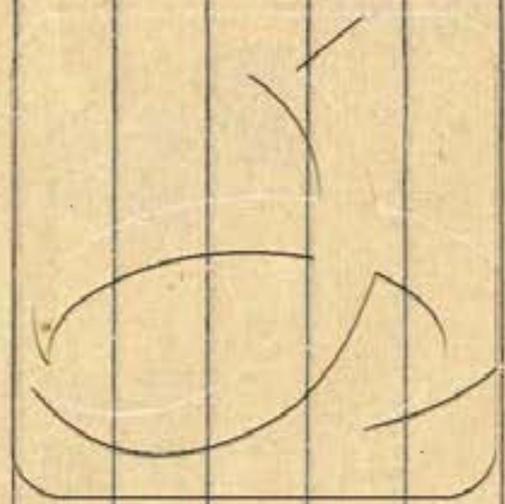
周隋世北歌與西涼樂雜奏其不可解者多可汗之辭是燕魏之際鮮卑歌也後世惟琴曲傳胡笳聲云

獠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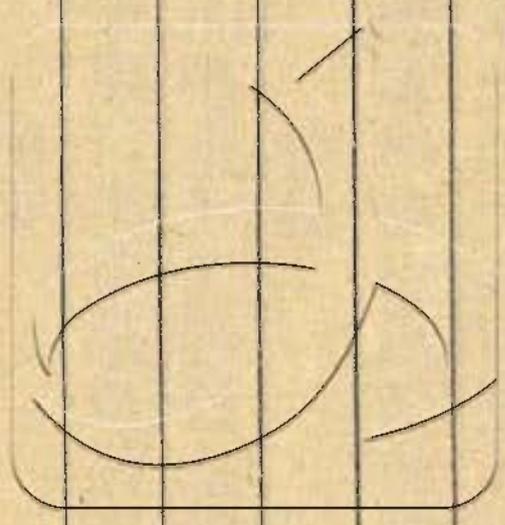
獠蓋蠻之別種也其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子弟自吹擊之多執持矛用竹為簧羣聚鼓之以為音節

邈黎

邈黎國王都邈達州東至大食東南至西大東北至拂菻民俗七日一次禮佛作樂動胡琴打鼓子飲宴以為節序焉



樂書卷一百五十八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胡部

歌

南蠻

俚獠

婆利

丹丹

哥羅

扶南

林邑

附國

闍婆

三佛齊

赤土

頓遜

投和

三佛齊

占城 牂柯 交趾

張蕃 龍蕃 石蕃

羅蕃 多摩長 南詔

憚國 扶婁 渤泥

彌臣 古奴 真獵

白狼 大食 麻羅攀

驃國 磨些蠻 胡調曲

漢樂 清樂 醯設樂

禮畢樂 九部樂 十部樂

俚獠

九真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種今呼為里人其俗尚銅鼓以高大為貴方其初成招致同類飲會用金銀釵擊之

扶南

扶南天竺二國之樂隋代全用天竺列於樂部而扶南不預焉因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矣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隋大業中遣常駿何君政等使其國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舳三十艘吹

螺擊鼓以迓之及使至也女樂迭奏併用天竺樂焉

婆利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梁天監中遣使時通焉朝貢其王姓嬌陳如出則以象駕輿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以為樂焉

林邑

林邑國大漢日南郡林縣古越常界也其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同中國制度至於擊鼓以警眾吹蠡以即戎此其異也

頓遜

頓遜國在嶠上梁時聞焉一曰典遜其俗多為鳥葬將死親賓歌舞送於郊外焉

丹丹

丹丹國在多羅磨羅國西北其王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螺擊鼓

附國

附國在蜀郡西北漢之南夷也其王字宜繪其國俗好歌舞其樂器則鼓簧吹長笛有死者子孫則帶甲舞劍殺鬼報冤焉

投和

投和國隋時聞焉在南海真臘之南以農商為業其樂則吹鼗擊鼓焉

哥羅

哥羅國漢時聞焉亦曰富沙羅國其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自唐天寶至乾元中並來朝焉

閩婆

閩婆國在南海中東至崑崙國南至大食國西北至勃泥三佛齊等國其俗有名而無姓其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焉

三佛齊

三佛齊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為鄰國中文字用蕃書以其王指環為印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為樂其歌可知矣

占城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其風俗大抵與大食國相類每歲四月有遊舡之戲七月集民作歌樂禳災答謝天道其樂器有胡琴笛鼓大鼓焉

样柯

西南蕃漢样柯郡地也東距辰州西距昆明南距交阯北距充州其國刻木為契擊鼓銅鑼以祀神

聖朝至道中來朝

太宗皇帝合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十數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名曰則水曲也

交趾

交趾本南越之地唐交州總管也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其後黎桓繼之聖朝淳化中朝貢嘗遣宋錫王世則等充國信使及其至也大張筵飲宴又出臨海以為娛賓之遊跣足持竿作於國門右辟未嘗用於殿庭也漢安帝時西南揮國

來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諫議大夫陳禪離帝而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由此觀之唐闕南韶樂於殿庭不亦失乎五經通義亦曰四夷之樂何以作之於廟陳之於戶南韶調奉聖其進舞伎六十四人遇內宴即於殿前立奏樂若宮中宴即坐奏樂故俗樂有坐部伎立部伎也

扶婁

周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長數分神怪倏忽莫可名狀後世樂府猶存此伎其歌舞之類不可得而知然存之適以惑眾禁而去之可也見王子年拾遺記

渤泥

渤泥國在上都之西南大海中去三佛齊國不過四十餘程以十二月七日為歲首聖朝太平興國中來朝其國人宴會聚樂必坎鼓吹笛擊鈸批掌歌舞以為樂焉

彌臣

南夷志述彌臣國邊海之國也其主以木柵居海際水中百姓皆樓居俗好音樂樓兩端各置鼓飲酒即擊之男女攜手樓中踏舞為樂在永昌城之西南也

古奴

南州異域志古奴國去歌營國八千餘里民人無慮萬戶晝夜生市舟中皆鳴鼓吹角以為樂其衣被頗類中國焉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其王姓利利氏名質多斯那居伊奢那城其俗喪葬用音樂送之其詳莫得聞焉

白狼

東漢明帝永平中朱輔為益州刺史移檄西南夷喻以聖德白狼王糖敢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有歌詩三章輔

所獻也東觀漢記備載其詞及夷人本語皆重譯訓詁為華言使覽者易曉馬歌三章其一遠夷樂德其二遠夷慕德其三遠夷懷德

大食麻囉拔

大食麻囉拔國在西南海岸其主號亞囉密姓亞蒲地加名厨縱每年以二月為歲首歌樂多以胡琴吹笛鳴小鼓舞唱拍亦國人性情之自然也

驃國

驃國在永昌故郡南唐正元中重譯來朝獻樂凡一十曲工三十五人其國與天竺相近故樂多演釋氏經論之詞每為曲皆齊聲唱各以兩齊斂為赴節之狀一低

一仰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焉

磨些蠻

磨些蠻鳥蠻種族也鐵橋上下皆所居之地其俗好飲酒歌舞焉

胡曲調

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調胡名婆陁力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胡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又名雙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胡名涉折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辯天聲也徵調胡多名婆臘調婆羅門曰那羅延天聲也羽調胡名般涉調又名平調

移風婆羅門曰梵天聲也變宮調胡名阿詭調也李唐樂府曲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曰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佛曲龜茲佛曲並入婆陁調也釋迦牟尼佛曲寶花步佛曲觀法會佛曲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無光意佛曲阿彌陀佛曲燒香佛曲十地佛曲並入乞食調也大妙至極曲解曲並入越調也摩尼佛曲入雙調也蘇密七俱陀佛曲日光騰佛曲入商調也邪勒佛曲入徵調也觀音佛曲永寧佛曲文德佛曲婆羅樹佛曲入羽調也遷星佛曲入般涉調也提梵入移風調也

漢樂

漢樂以杖鼓第二腰鼓第三腰鼓下調笛并拍板五色爲一部後又合醪設樂通爲一部蓋起自鼓笛部也

清樂

清樂部其來尙矣器及章詞多漢魏所作晉室播遷其器散亡符堅平張氏於涼州得之也宋武帝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爲最盛人謠國俗亦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兵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唐清樂部有編鐘編磬擊琴彈琵琶箏篪笙簫塤篋笛麝篋

吹葉節鼓舞爲一部工二十五人焉

醜設樂

醜設部樂其器有三磬方響豎箏篪臥箏篪大琵琶小琵琶簫笛箏筑五弦吹葉大小笙竽大小唇篋正銅鈸和銅鈸楛鼓連鼓鼗鼓桴鼓并歌舞古之坐部伎唐之胡部樂也

禮畢樂

禮畢之樂本晉太尉庾亮妓追思而作因假爲其面執翳以舞而象其容取其謚以號之爲文康樂每奏九奇樂終則陳之是故以禮畢爲名行曲有單交路舞曲有散花樂器有笙笛簫篪鈐盤鞞舞腰鼓七種三縣爲一部工二十二人隋平陳得之入九部樂唐造醜設而去禮畢曲矣

九部樂

隋大業中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其器千百煬帝分爲九部以漢樂坐部爲首外以陳國樂舞玉樹後庭花也西涼與清樂并龜茲五天竺國之樂並合佛曲法曲也安國百濟南蠻東夷之樂並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樂苑又以清樂西梁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爲九部必當損益不同始末異制不可得而知也

觀開皇中顏之推上言今太常雅樂盡用胡聲請憲梁國舊事考尋古曲高祖曰梁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由此觀之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者之別實不離胡聲也歷代沿襲其失如此

聖朝宜講制作削去而釐正之實萬世利也

十部樂

唐分九部伎樂以漢部醜樂為首外以清樂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疎勒高昌安國合為十部也

樂書卷一百五十九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俗部

歌

詩上

詩上

詩中

詩下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故虞播南風之詠夏成九德之歌降商迄周四始六義郁乎其文子夏鑒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孔子且悅而進之蓋

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之衰以迄於今泯泯焚焚豈  
不宜哉蓋詩上通乎道德不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  
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非特情必極貌以  
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者也求之古詩四言者振鷺于  
飛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  
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九  
言者河雝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由是觀之詩雖以情  
志爲本未嘗不以聲成爲節也自王澤竭而詩不作後  
之爲詩者率以歌爲名或儷乎百家之偶或爭價一句  
之奇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兼  
而得之者陳思王而已言在耳目之前情寓八荒之外  
洋洋乎會於風雅矣宗郊廟歌詩以三言歌青帝取水  
數也以五言歌黃帝取土數也以六言歌黑帝取水數  
也以七言歌赤帝取火數也以九言歌白帝取金數也  
凡此率皆傳會五行之數而強合之豈感物吟志本於  
自然之意哉嘗觀孟嘉謂桓溫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何謂也答曰漸近自然誠非虛語也

詩中

凡人之性憂則不能不歎喜則不能不歌歌也者樂之  
始者也然詩言志以導情歌永言以達聲舞動容以象

事故嘉賓戾止歌鹿鳴之詞使臣遠適奏皇華之什蓋所以將厚意達誠心也自樂工奔遁鄭衛交興歷代伶人多忘其意是以宗廟之曲天略猶存宴餞軍賓其事歡娛反作羈旅怨別之狀或歌採桑之曲而誦山居卽事之篇或詠邊塞愁苦之歌而奏宴樂懽遊之什流風習俗恬不爲怪是不知樂與情異辭將事乖但以淫聲慢容爲歌舞之妙不亦過乎傅毅曰歌以言舞以意論其詩不知聽其聲聽其聲不知察其形斯言信矣然詩者志之所之也先儒謂詩之爲言時也誤矣

詩下

步者一日而百里之情通矣堂上之事十日而君不聞是堂上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而千里之情通矣堂下之事一日而君不聞是堂下遠於千里也古之人君知夫壅蔽之患如此於是設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建敢諫之鼓近臣使之盡規親戚使之補察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以至百工進諫庶人臚傳猶以爲未也又置採詩之官內以達民之情外以觀民之風言之於下者切直而無罪聞之於上者足以思省而自戒故唐虞之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三代之時道人振鐸以徇于路

播之于樂足以美盛德之形容宣之於民足以鼓四方之和氣此所以天下如一家而無異俗中國如一人而無異意也暴秦之興偶言者誅誹謗者棄市由是天下之民鉗口結舌姑以全身遠害而已是以歌頌之聲息於下而採詩之官遂廢矣漢懲其弊使行人採詩以達大師大師誦之以達天子故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不壅於上聞而武帝得以下究民瘼上察已道亦不爲無志於治矣

聖朝承平日久頌聲交作而採風達雅之事獨可已乎且詩者民之情性也先王因民情以爲治酌民言以爲教猶之雨出於山而還雨於山冰出於水而還冰於水則先王之政豈自任以拂民哉

今也誠設採詩之官使天下之詩皆得以上聞如此小人歌之有以貢其俗君子賦之有以達其志施之於治足以美教化被之絃歌足以移風俗然則採詩之官其可忽哉

樂書卷一百六十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俗部

歌

歌上

歌中

歌下

善歌

歌上

聲音之道常與政相為流通故政治而俗康則其歌和以雅政荒而下怨則其歌哀以思是以夏政之衰宮嬪萬人衣以文繡食以梁肉鼓噪晨歌聞者悲酸見者憂

思商政之敝造靡靡之樂感北里之聲飲以長夜人不  
堪命迫周之末魯以淫樂廢朝晉以嗜音敗國戰國苦  
兵樂尤哀思聞漸離之筑而沾襟聆雍門之琴而潛涕  
繼之秦皇殫財於鍾虡漢武厭志於新聲王莽樂成而  
哀厲順帝聞禽而悲泣爲樂若此其政可知矣旣而梁  
商興薤露之歌朝臣爲之飲淚梁冀妻爲啼粧愁眉墮  
馬之飾京師爲之爭効以至懊惱歌于晉挽鐸歌于宋  
楊佺奏于齊後庭奏于陳爰及隋唐新音變曲傾動當  
世或寫傾杯行天之聲或歌世俗謳謠之曲徒取悅心  
志爲耳目之娛而已無復止乎禮義之意也可不大哀

邪

歌中

古之善歌者必先調其氣其氣出自臍間至喉乃噫其  
詞而抗墜之意可得而分矣大而不至於抗越細而不  
至於幽散未有不氣盛而化神者矣是故聲振林木響  
遏行雲者秦青也泉湧回流雙魚越節者舒氏也大風  
隨至者夏統也餘響繞梁者韓娥也動梁塵者虞公也  
動草木者王母也音傳林藪者馮乘之老人也響傳九  
陌者盧陵之永新也變國俗者縣駒也化河右者高唐  
也由此觀之詩之所至歌亦至焉歌之所至化亦至焉

豈非人聲固有以通陰陽應物類然邪歌之爲用非特如此而已故周申喜聞之而得母則子母之道得矣百里奚聞之而得室則夫婦之道得矣季歷作哀慕之歌而兄弟之道得矣伯夷作西山之歌而君臣之道得矣比干作秣馬金闕之歌而忠臣之志得矣許由作箕山之歌而逸民之志得矣歌之於天下其妙有以通陰陽應物類其顯有以厚人倫移風俗豈曰小補之哉

歌下

古者命歌之名大抵卽事實而號之非有深遠難知之義也故仰以取諸天則白露晨露白雲卿雲玄雲步雲

白雪南風大風之類無非取諸天也俯以取諸地則江南淮南南陽陽陵陽阿下里瓠子扶風襄陽白銅鞮之類無非取諸地也中以取諸人則駕辯採菱採葛採蓮巴人之類無非取諸人也日有白日朝日歌夜有子夜之歌時有陽春四時之歌月有十二月之歌年有百年之歌山則樅陽箕山西山水則白水綠水前溪動物則天馬白麟朱雁植物則芝房白紵桃葉聲則上聲同聲數則八閤九曲若此之類蓋不可勝舉合於雅頌之音者雖出於後世而可存乖於雅頌之音者雖傳於上世而可廢不可不知也昔宋玉識音而美文襄王好樂而

樂書卷之二十一  
三  
愛賦既美其才又惡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之歟始而曰下俚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麗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而止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是合於雅頌者爲難學而乖於雅頌者爲易習也又况懊惱之鬼語團扇之淫辭其可流播人間而敗壞禮俗哉

### 善歌

古者聲歌未嘗不貴人聲而賤物器然非假物器以達

之則所謂人聲者特徒歌之謠而已非古樂之發也是故擊壤而歌者堯民也擁楸而歌者越人也援琴而歌者子夏也曳履而歌者曾參也登木而歌者原壤也拾穗而歌者林類也鼓盆而歌者莊周也叩角而歌者甯戚也撫楹而歌者魯襄也彈劍而歌者馮驩也撫弦而歌者阮瑀也撫節而歌者秦青也然昔之善歌者非特乎此帝嚳之咸黑周之薛談漢之李延年唐正元中有田順元和長慶以來有李正信米加榮何堪陳意奴武宗以後有陳幼奇羅鹿咸通中有陳彥暉鄧牽復皆得奇音號爲善歌者也然所道非中德所詠非中音一於

多哇之鄭而已君子不取也梁元帝纂要曰古豔曲有北里靡靡激楚流風陽阿之曲皆非正聲之樂也可謂有志於雅歌矣漢祭遵投壺雅歌其知此歟

樂書卷一百六十一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陽撰

樂圖部

俗部

歌

四方歌 房中歌 歌行

西漢樂章 東漢樂章 魏樂章

四方歌

昔有娥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天帝使燕夜往鳴之二女覆以玉篚既而發視之遺五色卵二而北飛焉於是始

作燕往飛之歌實始爲北音也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  
妾候於塗山之陽乃作候人子之歌實始爲南音也夏  
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負山天大風晦冥迷人民間之室  
主人方乳或曰后采乃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  
是必有殃后乃攜之以歸而子之後折撥斧破斷其足  
遂爲守者孔甲曰嗚呼有命矣夫乃作破斧之歌實始  
爲東音也周昭王南征荆右還涉漢梁敗殞於漢中卒  
餘靡長且多力正王北濟王乃封之於西翟因追思故  
處實始爲西音也四方之歌雖無經見百家子史往往  
備載而詳錄之世之論者又以周南召南出於南音而

秦音又出於西音豈無所傳授邪晚周風衰雅缺而妖  
淫靡曼之聲螽斯並作遭秦苛暴樂經放失迨漢興八  
十餘載武帝始立樂府採詩夜誦一時之文彬彬可紀  
然雜出於街陌謳謠之鄙不純乎先王雅頌之音亦在  
去取之域矣

聖朝景祐初廣集歷代詩歌而爲之記其辭以郊祀爲  
始朝饗次之雜歌又次之亦可謂備矣然其所存者不  
皆求合雅頌之音未合乎仲尼刪詩之意也

房中歌

漢高帝時叔孫通制宗廟禮有房中祠樂其聲則楚也

樂書卷之六十二  
孝惠更名爲安世文景之朝無所增損至武帝定郊祀  
禮令司馬相如等造爲安世曲合八音之調安世房中  
歌有十七章存焉然其大致在悅聲色無復箴戒之意  
與周南關雎樂得淑女友以琴瑟鐘鼓者異矣後世歌  
詩得失非特乎此故問畫一之歌則知朝政之一矣聞  
高髻之歌則知時俗之蕩矣問嚼復嚼則知人事之樂  
生矣聞何其獲則知人情之苦役矣然則後之爲君可  
不審哉

歌行

古樂志有清歌高歌緩歌長歌法歌雅歌酣歌怨歌勞  
歌其尤合於雅音者雅歌而已古樂府有豔歌行長歌  
行短歌行朝歌行怨歌行前緩聲歌行後緩聲歌行擢  
歌行鞠歌行放歌行蔡歌行陳歌行其尤溺於鄭音者  
豔歌行而已誠能去其溺於鄭音者存其合於雅音者  
其亦庶乎古樂之發也由此觀之伏犧有網罟之歌神  
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堯有大唐之歌雖無  
所經見要之亦不失爲雅歌之古樂而已

西漢樂章

漢高帝過沛與故人父老湛樂歡哀作風起之號三侯  
之章後以沛宮爲原廟有歌童百二十員以相和班固

不次之郊廟之樂蓋以燕樂父老之詞非郊廟所宜歌也迨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后土於汾陰爰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謠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詔司馬相如等造為郊祀十九章之歌略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然漢郊廟歌詩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不協鐘律內之掖庭才人外之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之朝廷外戚之家至於人主爭女樂焉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識鏗鏘而不論其意欲以風動眾庶豈不難哉苟能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誠非小功小美也哀帝

雅性不好音樂雖有放罷鄭聲之詔減樂府之員然不知據經倣古制為雅樂其亡益乎十九章之歌一日練時日二日帝臨三日青陽四日朱明五日西顯六日元冥七日惟泰元八日天地九日日出十日天馬十一日天門十二日景益十三日齊房十四日皇后十五日華熾熾十六日五縛十七日朝隴首十八日象載瑜十九日赤蛟然十九章之中如馬象赤蛟之類皆歌之宗廟非所以上承祖宗下化兆民之意也及黯之云不亦正乎

東漢樂章

昔新都初獻樂於明堂清房而哀非興國之聲其為東漢之資歟東漢蔡邕敘樂四品郊廟神靈一也天子饗燕二也蕭子雲曰南郊樂歌二漢同用五郊互奏之至於廟樂則明帝與東平王蒼等制舞歌一曲十四句薦

于世祖之廟自時厥後蓋亦有其文矣至於臨朝饗燕  
樂聲九備遭董卓之亂典章焚蕩故不存焉當是時也  
光武喜鄭聲順桓悅非心聲靈帝耽胡樂梁商大臣朝  
廷之望也賓會以薤露之歌爲樂京師近地諸夏之本  
也嘉會以魁擻挽歌之技爲樂豈國家久長之兆也然  
則人主之爲樂可不戒之哉

### 魏樂章

魏文帝既受漢禪雖有改樂舞之名無變歌詩之實故  
蕭子顯曰魏辭不見疑盡用漢辭也沈約曰魏國初建  
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後並作於太祖

之廟今安世之辭不行於世獨著渝詩歌焉考之晉志  
漢巴渝舞有矛渝弩渝安臺行辭本歌曲四篇其辭既  
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王粲更造其辭爲矛渝弩  
渝安臺行辭新福安曲其述魏德時行辭一篇而已用  
之郊廟豈足以形容功德告於神明也哉臣觀文帝嘗  
出獵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劉晔曰獵勝於樂  
鮑勛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  
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者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  
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文帝因怒而罷亦未爲  
能復自道之君也然則劉晔豈不爲逢君之惡之臣而

鮑勛豈不為盡忠補過之臣也

樂書卷一百六十二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俗部

歌

晉樂章

宋樂章

齊樂章

梁樂章

陳樂章

北齊樂章

後周樂章

晉樂章

晉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

垂則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先代舊儀但命  
 傅休奕更造郊廟歌曲四十六章而已是以郊廟歌辭  
 有四十六曲存焉非先王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之意也  
 其後命荀勗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之文  
 陳諸下管永嘉之亂象舞歌工自胡歸晉琴瑟磬筦百  
 無一焉其歌曲又可知矣歌辭四十六曲祠天地五郊  
 歌饗天地五郊歌天地郊明堂夕牲歌祠天地五郊迎送神  
 神歌天郊饗神歌地郊饗神歌明堂饗神歌祠廟夕牲  
 歌祠廟迎送神歌祠豫章府君登歌祠京兆府君登歌  
 祠宣皇帝登歌祠景皇帝登歌祠文皇帝登歌祠廟饗  
 神登歌二篇宣武舞歌四篇宣文舞歌一篇正德舞歌  
 二篇大務舞歌二篇正德舞歌四篇宣文舞歌二篇正  
 德舞歌二篇大豫舞歌詩以至歌宣帝歌景帝歌文帝  
 歌武帝歌元帝歌明帝歌成帝歌康帝歌穆帝歌哀帝

歌簡文帝歌孝武  
 帝凡四十六曲也至安帝隆安初遽作懊惱之歌有草  
 上女兒之句既而宋高祖以季春草生之時定京都誅  
 桓氏而子女妓妾悉為軍賞之子而已然則樂歌之發  
 其可偽為哉

宋樂章

宋武帝肇有天下承初中太常鄭鮮之等撰立新歌王  
 韶之所撰歌辭七曲並施用郊廟文帝元嘉中南郊始  
 設登歌詔顏延之造郊天夕牲迎送神饗歌詩二篇孝  
 武大明中使商談造文帝太后廟歌明帝文自造昭宣  
 二太后歌詩謝莊造明堂歌王儉造大廟二室及郊配

辭其它多仍晉舊也得非以樂頌體大重於改作以候  
來哲歟不然何奮藻摘詞之乏也

### 齊樂章

齊建元初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者博士並撰  
擇而用之至於請勅之外凡義學者亦合製焉參議大  
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辭餘悉用謝超宗辭然超宗所  
撰文多刪顏延之謝莊之辭用爲新曲而已鼓吹之樂  
宋齊並用漢曲竄易其名以實當代之事其充庭用十  
六曲高祖乃去其四存其十二以合四時也如漢曲朱  
鷺易爲本紀漢曲有所思易爲期運集之類是已語之

先王象成之樂不亦遠乎臣嘗觀武帝命歌姬舞女奏  
帷幔之樂爲歡曲則撫几稱善作哀音則引巾拭淚甚  
者至於曲終而碎犀如意數枝是不知禮有樂不可極  
之戒詩有好樂無荒之說也其君也哉

長沙王晃歌子夜子之曲曲終  
打牀爲數段碎犀如意數枝

### 梁樂章

梁武帝篤信浮屠氏法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  
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若輪等十曲皆述佛法號爲  
正樂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  
爲之至於改漢曲芳樹爲於穆言大梁闡運君臣和樂

休祚方遠也若此之類亦多矣欲其形容一代功德而求福應適速亂亡而已何則佛夷人也其聲夷音也武帝不奏中華之聲而惟夷音是求其與伊川被髮豈殊哉已而侯景引胡人渡江遂破臺城王通以爲梁亡非釋迦之罪者罪其崇信之過也臣嘗考梁制十二雅五雅專於三朝用之凡客入及皇帝出閣入寧變服出四箱鼓吹作並奏肆夏皇帝升坐黃鐘太簇二箱更作肆夏然周禮王出入奏王夏賓出入奏肆夏是肆夏之樂天子所以享元侯施於賓客可也施之皇帝出入變器升坐之際不亦乖成周之制紊尊卑之序乎

隋制用之其失一也

### 陳樂章

陳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宏遜奏曰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惟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壇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眾官並出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所加也惟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奏肆夏普通薦疏詔蕭子雲改諸歌詞奏肆夏其相和引依五音第之非隨月吹也受禪之後並用梁樂唯已七室舞詞而改永嘉元年文帝始定圓丘明堂宗廟之樂或以雅名或以韶名鼓吹作祠用宋曲燕用梁樂蓋取人神不相雜揉也

及後世嗣位沈荒淫佚靡所不至抑又遣宮嬪習北方  
簫鼓謂之化北酒酣則奏之陳氏至此江南遂亡舉宗

北歸是代北之應也豈非用夷變夏之禍歟陳之世盛歌王獻之

桃葉曲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  
迎接汝後隋晉王代陳始營於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  
江陳大將陳繼好至新林以導北軍初後主自作新歌  
詞極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詞曰玉樹後庭花  
花開不復久亦短祚  
之明兆也可不戒哉

北齊樂章

北齊文宣初禪未遑改制至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  
之樂羣臣出入奏肆夏牲出入薦毛血奏昭夏迎送神

樂歌應鍾祀四望饗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祀四類幸

辟雍用夏禹樂歌函鍾祭山川用殷湯樂歌小呂享宗

廟用周武王樂歌夾鐘皇帝出入奏皇夏賓出入奏肆

夏牲出入奏昭夏藩國客出入奏納夏功臣出入奏章

夏皇后進羞奏深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宴樂奏咳

夏諸侯見奏驚夏皇帝大射歌騶虞諸侯歌狸首大夫  
歌采蘋士歌采芣其文雖具而未及施用而閔帝受禪  
明帝踐阼雖革魏氏之樂未臻雅正天年初造山  
雲舞以備六代建德二年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其宮  
縣依梁三十六架朝會皇帝出人奏皇夏太子出入奏  
肆夏王公出入奏驚夏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  
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  
至宣帝時革前代鼓吹為歌曲十有五改漢諸朱鷺為  
玄精季思悲翁為征隴西艾如張為迎魏帝上之回為  
平寶秦擁離為復洪農戰城南為剋沙苑巫山高為戰

河陰上陵為平漢東將進酒為取巴蜀有所思為拔江  
陵芳樹為受魏禪上邪為宣重光君馬黃為哲皇出雉  
子班為平泉夏聖人出為擒明徹而卒至於亡者非歌  
曲之罪也鐘鼓無節公私頓弊而已此武帝改樂為七  
以林鍾為宮而虛實以為將亡之證也林鍾之管即黃  
鍾君也而生於臣則隋九五之應也鳴呼六樂復於後  
陰者臣也而居尊位則登庸之兆也周而後周無成王之治後庭作於大唐而大唐無煬帝  
之亂是無它樂在人和不在聲音故也

樂書卷一百六十三終



